

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1981-2021）*

高勝文**

一、前言

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四十餘年間，經歷了規模擴張、穩定發展和品質提升三個階段，¹ 實現了從發軔到形成獨具特色、較為規範的高等教育體系，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回顧澳門教育史，澳門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淵源，但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只有約 40 餘年歷史。早期高等院校較少，提供的課程及學術範疇亦較為單一，隨着院校逐漸增加，以及社會對不同專業知識的需求，課程類別已日趨多元化。澳門回歸後，憑藉良好的基礎及優勢，在祖國的關心、支持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高等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發展定位清晰明確、教育政策逐步完善、整體人口的高等教育程度持續提升、課程獲專業認證及辦學水平獲國際認可等。²

2020 年 12 月，特區政府發佈的《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下文簡稱《綱要》），勾勒出澳門高等教育未來 10 年的總體目標和發展方向，是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乃至澳門特區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劃文件。《綱要》指出，澳門高等教育雖具備區位、制度、學科、文化、科研等優勢，但也面臨着中學畢業生人數正處於下降周期、學生修讀課程的專業及就讀地點相對集中、外地學生來源單一、師生比尚需進一步優化等挑戰。特區政府為面對上述各項挑戰，透過完善高等教育體制建設、提升高教素質及充足的資源投入，以保障澳門高等教育的健康穩步發展。

*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基金會 2022 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面向 2035 年滬澳共同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基地的激勵機制研究》（項目申請編號：G01540-2112-104）的階段性成果。

** 行政學博士，現任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多個領域。

¹ 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19 年，第 3-69 頁。

² 高勝文：《“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 澳門的發展範式與推進路徑》，澳門科教文出版社，2019 年，第 76-111 頁。

隨着澳門部份高等院校的世界排名不斷上升，體現了澳門高等院校的競爭力及影響力不斷提升，未來，澳門特區發展須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的角色和作用，在政產學研方面協同發展，才能讓高等教育更有效地為社會培育各類優秀人才。對此，本文通過回顧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總結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現況，從多方面分析其優勢與發展的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背景下，提出一系列可行的策略，以進一步推動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二、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回顧

回顧澳門教育史，澳門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淵源，早於 1594 年 12 月 1 日，聖保祿學院在澳門正式註冊成立，1727 年，又創立了聖若瑟修院，至 1762 年 7 月 5 日，澳葡當局查封了這兩所學院。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結束辦學之後，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進入了沉寂期，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初，才有一些內地高校³ 南遷到澳門辦學，但由於澳葡當局對這些學校不予承認及生源不足等原因，最終也難以為繼。此後，澳門也曾有多次籌辦本地大學的嘗試，但均未成功。⁴ 直至 1981 年 3 月 28 日，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的誕生，可視為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

雖然，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只有約四十餘年歷史，但對於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以澳門回歸為界點，總結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⁵ 也有學者縱觀澳門高等教育回歸二十年的發展，把回歸後的高等教育發展分為規模擴張（1999-2004 年）、穩定發展（2004-2010 年）和品質提升（2010 年至今）三個階段；⁶ 也有學者認為，澳門回歸以來高等教育經歷了教育主權回歸後的規模擴張期（1999-2009 年）、與境外合作的品質競

³ 此時期，南遷到澳門辦學的內地高校，包括為躲避義和團“滅洋”運動的破壞而遷至澳門的格致書院（嶺南大學的前身），1904 年，因局勢穩定後該書院便遷回廣州。1949 年前後，先後又有越海文商學院、華僑大學、華南大學、中山教育學院等遷來澳門辦學。

⁴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22-26 頁。

⁵ 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19 年，第 3-69 頁。

⁶ 龐川、林廣志、胡雅婷：“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成就與經驗”，《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5 期，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第 5-11 頁。

爭力提升期 (2009-2014 年) 以及融入“大灣區”的內涵發展期 (2015 年至今)⁷ 本文將從辦學體制轉變與性質的角度，把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即東亞大學的建立 (1981-1988 年)、東亞大學的轉制 (1988-1991 年) 及澳門高等教育體系的形成 (1991 至今)。

(一) 東亞大學的建立 (1981-1988 年)

1978 年，以港商黃景強、胡百熙及吳毓麟為代表的社會名流向澳督建議在澳門的氹仔與路環間實施一個填海工程，並在該地籌辦大學。1979 年，為滿足澳門、香港和其他地區社會人才培養需要，澳葡政府與西部發展有限公司 (Ricci Island West Ltd.，簡稱 RIW 有限公司) 達成協議以私人辦學方式籌辦大學。同時澳葡政府也大力扶持，如政府同意該公司在澳門租用 10 萬平方米土地作為建校用地，其租期為 20 年，同時捐贈澳門幣 550 萬元興建大學會計中心，並撥款澳門幣 400 萬元作為澳門學生貸款讀大學的經費。於是在 1981 年 3 月 28 日，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誕生，其開闢了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歷史上的新紀元。⁸

(二) 東亞大學的轉制 (1988-1991 年)

1987 年 4 月 3 日，《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並公佈，標誌着澳門開始進入過渡期。為適應回歸期間施行的“中文合法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三項急切任務，加上私立東亞大學的發展一直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基於上述原因，為澳葡當局收購東亞大學提供了可能。

1987 年 12 月 19 日在澳督府，澳葡當局與東亞大學的創辦人召開首次正式會議，就東亞大學轉為澳門公營機構達成原則同意之協議。澳督文禮治以澳門基金會主席的身份，與東亞大學創辦人正式簽署了一份協議書。由澳門基金

⁷ 張萌、方曉田：“行穩致遠：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 年第 3 期，河北師範大學，第 7-16 頁。

⁸ 馬早明：“文化視野下的澳門高等教育變遷”，《高教探索》2010 年第 2 期，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第 32-33 頁。

會以一億三千萬港元向西部發展有限公司收購東亞大學的業權，並承擔東亞大學日後的財政。政府收購東亞大學後，所有的員工不變、學制不變、教學方法不變。⁹

1988 年 2 月 15 日，澳門基金會在澳督府舉行就職典禮。總督文禮治主持行政委員會主席黎祖智和委員山度士、黎芝雅的就職儀式。同時，文禮治還主持了澳門基金會正式接管西部發展有限公司的東亞大學物業權的儀式。從此，澳門基金會負責管理東亞大學的一切行政及財務工作，轉制為公立的東亞大學，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其又一分為三，於 1991 年 9 月 16 日分為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東亞公開學院。¹⁰

此外，為保證在 1999 年澳門主權移交時，保安部隊軍官返回葡萄牙後，澳門社會仍能正常運行，澳葡政府決定於 1988 年成立一所高等教育性質的學校——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為澳門保安部隊培養“本地化”的高層次人才。¹¹

（三）澳門高等教育體系的形成（1991 至今）

1991 年，第 11/91/M 號法令——《關於訂定在澳門地區從事高等教育活動的一切公立及私立教育機構的組織和運作》生效，這是澳門歷史上第一個規範“在澳門地區從事高等教育活動的一切公立及私立教育機構的組織與運作”的法律。自此以後，澳門通過聯合辦學、更名、升格、新增院校等方式，不斷推動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向前發展並初步形成高等教育體系。

1992 年，澳門東亞公開學院和葡萄牙國立公開大學聯合組成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¹² 開創了聯合辦學的先河。隨着澳門旅遊博彩業的快速發展，1995 年建立了澳門第 4 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澳門旅遊學院。此後，澳葡政

⁹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113-114 頁。

¹⁰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115-126 頁。

¹¹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136 頁。

¹² “院校發展歷程及展望”，《澳門高等教育雜誌》2017 年第 19 期，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第 62 頁。

府接受了一些私立機構和教會提出的動議，認為澳門是一個“開放及有開辦高等教育前景的城市”，就如 16 世紀耶穌會開辦的聖保祿學院那樣，需要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平衡發展。於是，1996 年 8 月 12 日，澳葡政府批准在天主教大學高等教育基金會的監管下設立澳門高等校際學院。1999 年 11 月 16 日，又在原鏡湖護士助產學校的基礎上設立了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到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以前，逐漸形成了以公立為主，私營為輔的多元化辦學格局。澳門高等教育也在適應和提高的氛圍中，不斷延續和拓展，成為在“非常歷史時刻一起承擔的責任”。¹³

回歸後，特區政府為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重視高等教育為帶動社會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持續加大教育投入，支持與鼓勵高等教育發展，使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呈規模擴張的態勢，2000 年 3 月 27 日，特區政府正式批准建立澳門科技大學，這是澳門回歸後成立的首所非牟利性質的綜合型大學，¹⁴ 2001 年成立了澳門中西創新學院，以及創辦於 1988 年的澳門管理學院，自 2000 年獲批准升格為一所高等教育機構。¹⁵ 此外，2009 年，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改名為澳門聖若瑟大學；2011 年，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也於 2022 年 3 月 1 日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

總括而言，高等院校數量從回歸前的 7 所增加到 2001 年的 10 所（見表 1），其中，4 所為公立院校，6 所為私立院校。當中包括有綜合性教學和研究雙結合的大學，以應用教學為主的多專業理工大學，主力培養旅遊會展人才、博彩業專才、專業護理人員及高級管理人才的專科學院，以及為培養澳門保安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專門學校，各所院校均有其不同的發展定位和培育人才的目標。同時，還有聯合國大學國際軟體技術研究所及澳門歐洲研究學會兩間研究機構，這格局至今沒有改變。

¹³ 張紅峰：“大學的自為與依附——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第 86-87 頁。

¹⁴ “院校發展歷程及展望”，《澳門高等教育雜誌》2017 年第 19 期，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第 58 頁。

¹⁵ “院校發展歷程及展望”，《澳門高等教育雜誌》2017 年第 19 期，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第 74 頁。

表 1 澳門高等院校概況

序號	性質	學校名稱	成立年份	法律依據	辦學主體
1	公立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1988 年	第 57/88/M 號法令	澳門特區政府
2	公立	澳門大學	1991 年	第 50/91/M 號法令	澳門特區政府
3	公立	澳門理工大學 (原名:澳門理工學院)	1991 年	第 8/2022 號行政法規及第 49/91/M 號法令	澳門特區政府
4	私立	澳門城市大學 (原名: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	1992 年	第 6/2011 號行政命令及第 196/92/M 號訓令	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
5	公立	澳門旅遊學院	1995 年	第 45/95/M 號法令	澳門特區政府
6	私立	澳門聖若瑟大學 (原名:澳門高等國際學院)	1996 年	第 206/96/M 號訓令及第 207/96/M 號訓令	天主教大學高等教育基金
7	私立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1999 年	第 418/99/M 號訓令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
8	私立	澳門科技大學	2000 年	第 19/2000/M 號行政命令	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
9	私立	澳門管理學院	2000 年	第 45/2000 號行政命令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10	私立	澳門中西創新學院	2001 年	第 34/2001 號行政命令	創新教育社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根據各高等院校官方網頁資料整理而成。

特區政府自 2011 年施政報告陸續提出“教育興澳”及“人才建澳”等施政方針，實現了量與質的雙軌發展。綜觀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規模與結構四十餘年的變化，一方面，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實現了規模上的跨越式擴張；另一方面，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實現了結構上的完善與規範。¹⁶ 這使澳門高等教育由過去的精英化、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可以說，澳門的高等教育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公私立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透過不同組織如教會、政府、慈善會等力量，興辦政府與民間相結合的高等教育辦學體系。¹⁷

¹⁶ 祝曉芳、馬早明：“回歸 20 年澳門高等教育規模與結構發展：成就、問題與展望”，《江蘇高教》2019 年第 11 期，第 11-12 頁。

¹⁷ 陳志峰、馬冀、周祝瑛：“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成效探究”，《高教探索》2019 年第 5 期，第 55 頁。

三、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現況¹⁸

多年來，澳門高等教育穩步前行並實現了長足發展。2020/2021 學年，10 所高等院校教學人員共 2,645 人，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 39,093 人，並有 342 個高等教育課程在運作，當中包括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位、學位後文憑及高等教育文憑（包括副學士文憑）課程。另外，外地高教機構獲批准 2020 年在澳門開辦 19 個高等教育課程。下文將從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高等教育教職員人數、高等教育課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具高等教育學歷居民的比率、高等教育投入等方面，總結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現況。

（一）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

自澳門高等教育體系形成後，註冊學生人數快速增長，1991/1992 學年註冊學生人數為 7,600 人，2001/2002 學年註冊學生人數為 9,000 人。從最近五年的註冊學生人數統計可見，每年的註冊學生人數不斷上升，2020/2021 學年註冊學生人數更高達 39,093 人¹⁹（見表 2）。

表 2 2016/2017-2020/2021 學年註冊學生人數統計

學 年	教育	人文及藝術	社會科學	商務管理 及法律	理學	信息與 通信 技術	建築及 工程	健康及 社會 福利	服務 行業	不詳 或未 指明	合計
2016/2017	1,715	4,414	3,343	11,513	601	1,212	1,015	1,862	7,031	44	32,750
2017/2018	1,795	4,747	3,497	11,550	654	1,295	1,047	2,148	6,307	58	33,098
2018/2019	2,006	5,078	3,748	11,897	693	1,347	1,108	2,295	6,039	68	34,279
2019/2020	2,104	5,554	4,005	12,268	919	1,435	1,207	2,751	5,779	85	36,107
2020/2021	2,303	6,226	4,444	12,982	1,268	1,672	1,366	2,997	5,815	20	39,093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1：第三章 高等教育學生和畢業生的主修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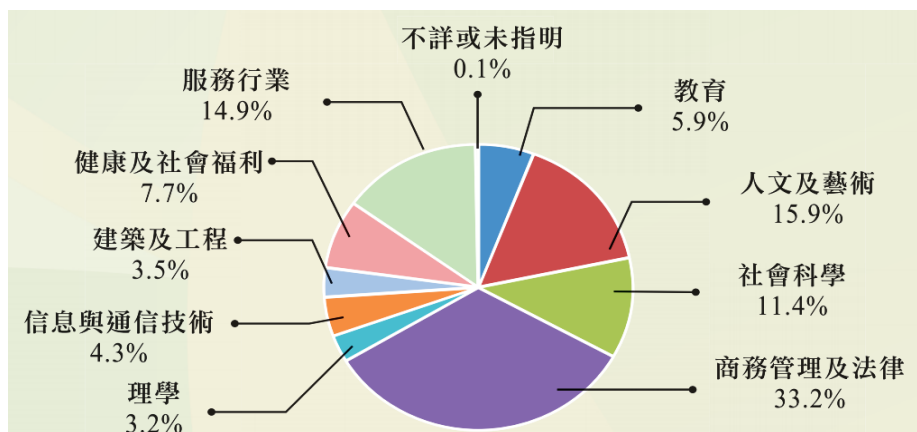
¹⁸ 除特別標註出處之文獻資料外，本節內容主要根據以下文獻資料整理而成：

1. 《2021 年澳門年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1 年，第 255-264 頁；
2. 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1》；
3. 澳門《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9》；
4.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

¹⁹ 除特別說明外，本文之所有澳門相關數據均引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http://www.dsec.gov.mo>。

根據表 2 的統計資料，製成圖 1 可以更直觀地觀察主修科目學生人數比例。如圖 1 所示，商務管理及法律科目最熱門，修讀的學生人數比例為 33.2%，服務行業與人文及藝術科目修讀的學生人數比例分別為 14.9%與 15.9%，這反映了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

圖 1 2020/2021 學年各主修科目學生人數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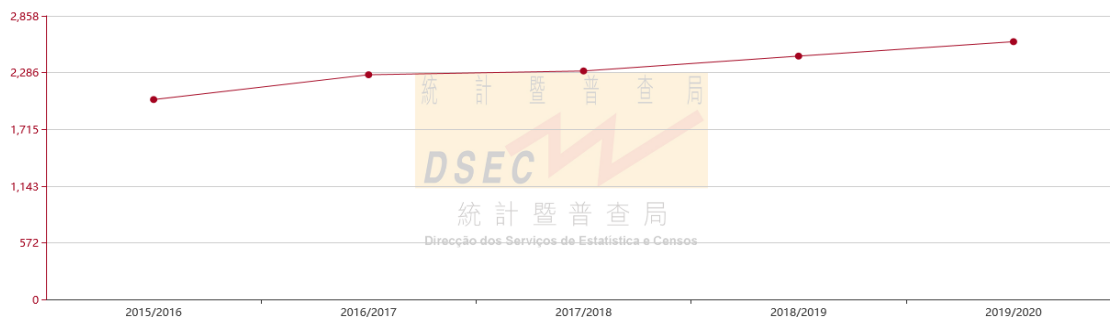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1：第三章 高等教育學生和畢業生的主修科目》。

(二) 高等教育教職員人數

2019/2020 學年 10 所高等院校教職員人數當中包括教學人員 2,598 人、非教學人員 2,496 人及研究人員 623 人。從圖 2 可見，教師人數也隨註冊學生人數穩步增加。2015/2016 學年教師人數為 2,015 人，2016/2017 學年教師人數為 2,265 人，2017/2018 學年教師人數為 2,303 人，2018/2019 學年教師人數為 2,453 人，2019/2020 學年教師人數為 2,598 人，5 年間共增加了 583 人，整體保持穩定增長趨勢。

圖 2 2015/2016—2019/2020 學年教師人數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http://www.dsec.gov.mo>。

（三）高等教育課程

2019/2020 學年，10 所高等院校共有 300 個高教課程在運作，當中包括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位、高等專科學位、學位後文憑及高等教育文憑課程。2019 年，澳門有 15 所外地高等院校在澳門開辦共 27 個不同學歷等級的高教課程，擴闊澳門高等教育的學科領域，讓澳門高等教育更趨多元，為本地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學選擇。從課程數目分佈看來，超過八成的課程由澳門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等綜合性大學開辦，其中，澳門大學所開辦的課程最多，為 109 個（見表 3）。

表 3 2020/2021 學年課程數目

高等院校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				合計
					文憑	專科	學士補充	學位後	
公立	澳門大學	33	43	29	-	-	-	4	109
	理工學院	22	6	3	-	-	-	-	31
	旅遊學院	9	3	1	3	-	-	1	17
	保安高校	2	-	-	-	-	-	-	2
私立	科技大學	21	37	32	-	-	-	-	90
	城市大學	11	19	14	-	-	-	-	44
	聖若瑟大學	14	13	9	1	-	-	1	38
	鏡湖學院	1	1	-	-	-	-	1	3
	管理學院	1	-	-	5	-	-	-	6
	中西學院	1	-	-	1	-	-	-	2
合計		115	122	88	10	-	-	7	342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1：第五章 高等院校基本資料》。

（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²⁰ 主要反映一定程度的學校教育的發展規模和相應年齡段人口的受教育機會。1973 年，美國教育學者馬丁·特羅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眾化三階段論。該理論指出，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精英化、大眾化和普及化，其具體區分指標則分別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小於 15%、

²⁰ 高等教育學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學生人數/適齡人口數 x100%。

15%-50%，以及大於 50%。²¹ 根據這一標準，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於 50%，則表示該國家或地區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表 4 2017-2019 年中國內地、港、澳、台四地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年份 地區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中國內地	45.70	48.10	51.60
香港特區	74.33	76.92	--
澳門特區	80.73	85.27	95.02
台灣地區	84.49	84.69	85.15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教育部《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網上數據中心、台灣地區《教育統計指標》及《2019/2020 年度 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資料整理所得。“--”代表沒有相關數據。

澳門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 1999 年的 20.9% 上升至 2009 年的 50%，而澳門過去五年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學率達至 84.44%，2019/2020 學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 95.02%，表示澳門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從表 4 可見，2019 年澳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兩岸四地最高，比台灣地區高出接近 10 個百分點。

（五）具高等教育學歷居民的比率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2010 年澳門就業人口中具高等教育學歷人口比例為 20.91%，至 2019 年已攀升至 39.53%。與鄰近的香港地區²² 和法國、西班牙、丹麥等部份歐洲國家²³ 相若，已達到《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當中於 2020 年把具高教學歷就業居民比率提高至亞洲先進地區水平的目標。近年，澳門高等學歷人口呈正增長，反映了本地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加，就業人口的素質和競爭力亦有所提升。

²¹ “高教毛入學率達六成意味着甚麼”，《中國科學報》，2021 年 4 月 13 日。

²²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資料，2018 年具高等教育學歷就業人口的比率為 40.84%。

²³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STAT database”資料顯示，2019 年勞動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法國為 41.17%、西班牙 41.16%、丹麥 36.94%。

（六）高等教育投入

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積極優化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秉持高教多元發展的方針，從制度、投入和規劃等多方面，支持各院校辦學自主，協調高等教育機構發展，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素質人才。而澳門高等教育經費主要源於政府經費投入和學生學費，一直以來，特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總量不斷增加，這體現了特區政府落實“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施政方針和對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視。

高等教育投入從 2000 年的 2.49 億澳門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10.3 億澳門元，10 年間增長近 3 倍，2018 年的高等教育公共開支相比回歸初期已有近 7 倍的增長，高等教育公共開支佔政府開支的百分比為 5.58%；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高等教育的經費開支與歐美主要國家和近鄰日本、韓國、香港特區及台灣地區相比也處於較高水平。以 2016 年為例，特區政府高等教育開支佔政府開支總額的百分比為 4.38%，均高於美國、日本、澳大利等 OECD 主要成員國。²⁴

四、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優勢

高等教育作為人才培養事業當中的重要一環，其承擔着傳授知識、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及承傳創新等功能，關係着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近年，特區政府着重發展高等教育，在祖國的關心、支持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整體競爭力及影響力不斷提升，並體現以下的優勢。

（一）體系優勢

現時，專責管理澳門高等教育事務的機構為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其發展經歷了成立、升格及合併三個階段。早於 1992 年，澳門便成立了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負責跟進及輔助所有澳門公立及私立之高等教育機構，並向其提供意見；²⁵ 為配合高等院校及高等教育課程的現代化、國際化和素質保證，以

²⁴ 詳見《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第 13 頁；美國為 3.32，日本為 1.66。

²⁵ 參見第 11/98/M 號法令——《取消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GAES）項目組，並設立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GAES）技術辦公室》。

及對學生提供支持，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於 2019 年 2 月 11 日透過重整職能和架構升格為高等教育局。²⁶ 根據相關規定，高等教育局負責輔助、跟進及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²⁷ 相比之前的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高等教育局的成立，無疑強化了特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統籌調控和監督管理；2021 年 2 月 1 日起，教育暨青年局與高等教育局合併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負責構思、統籌、協調、執行及評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政策及青年政策，²⁸ 兩局合併後，教育施政再歸一統，據管理學相關研究顯示，現代組織理論傾向於適當擴大管理幅度以控制管理層次的增加，橫向型組織是組織結構的發展趨勢，合併後的教發局將弱化了縱向的層級與部門邊界，更注重合作與協調，這有利於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促進教育統籌發展。²⁹

在教育政策方面，由於原先在 1991 年公佈的有關高等教育制度的法令已不能配合澳門高等教育的情況及世界高教的發展趨勢，特區政府自 2002 年開始研究修訂高等教育法規，並於 2004 年及 2005 年先後兩次向全澳市民公開諮詢，最終於 2017 年 8 月公佈了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該法律從保障及持續提升教育素質、強化高等院校自身的管治水平、加大院校在辦學及課程設置方面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強化師資隊伍、以及提供資源保障等方面提出相關修訂，藉以促進澳門高等教育的持續優化。在 2018 年，也先後制定第 15/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委員會》、第 16/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基金》、第 17/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第 18/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規章》及第 19/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學分制度》等政策法規。可以說，教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尤其確立了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及學分制度，新增了高等教育基金及高等教育委員會，對澳門教育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綜上所述，從管理機構、教育政策、教育投入、素質評鑑等方面可見，現時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已形成獨具特色、較為規範的高等教育體系。

²⁶ 蘇朝暉：“為配合高教工作發展”，《力報》，2019 年 1 月 23 日。

²⁷ 參見第 1/2019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局的組織及運作》。

²⁸ 參見第 40/2020 號行政法規——《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組織及運作》。

²⁹ “高勝文四建言冀完善兩教育部門合併規劃”，《正報》，2021 年 2 月 1 日。

（二）制度優勢

澳門回歸後，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文簡稱《基本法》）之有關規定，除防務及外交等事務外，可自行制定政策及簽署對外協定。其中，第121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推動教育的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推行義務教育。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舉辦各種教育事業。”長久以來，澳門高等院校以《基本法》及院校章程為辦學依據，使高等院校在教學、行政、學術和財政等方面獲得自主權。

（三）區位優勢

澳門作為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中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交匯點，促進了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了解和融合。除因地緣和文化的關係與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台灣地區及其他亞洲國家聯繫緊密外，亦因歷史原因與東盟、歐盟，特別是與葡萄牙語國家關係密切，開展了不少高教範疇內的合作項目，這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文化優勢

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作為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具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由於東西方教育源流在澳門各有其支流，形成了今天澳門多元共存、靈活自主、自由開放、定位清晰、逐步完善的教育環境。³⁰而澳門文化的繼承性、包容性、地域性及開放性，以及特區政府近年努力落實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為高等教育深化人文交往、開展文化學術交流、開辦社會所需與特色學科課程發揮促進作用。

³⁰ 高勝文：“澳門教育發展思考——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視角”，《華僑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1輯，第62頁。

（五）學研優勢

因應澳門的歷史文化和產業結構，澳門部份高等院校的旅遊、博彩、葡語及翻譯等課程，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特色。其中，部份院校開辦的多個旅遊範疇課程，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TO）TedQual 優質教育素質認證，這反映了澳門高等院校在旅遊管理相關課程具學科優勢；此外，國家科技部先後批准澳門高等院校成立了 4 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包括 2010 年成立“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及“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2018 年成立“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及“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³¹ 澳門理工大學亦獲得國家教育部批准於 2019 年底成立港澳地區首個國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機器翻譯暨人工智能應用技術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³² 可見，澳門高等院校在相關領域具科研優勢。總的來說，學研優勢無疑為學科建設和科研質量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五、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障礙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各地對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以滿足發展所需，澳門處於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同樣對人才需求甚殷。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四十餘年間，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並具有體系、制度、區位、文化、學研等優勢，但受產業結構、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等因素制約，使其存在以下發展的障礙。

（一）高等教育發展失衡

高等教育發展失衡，主要體現在教育空間失衡、教育質與量失衡和院校間發展失衡等方面。

長久以來，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定位，大量的土地優先予旅遊博彩業使用。然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不論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

³¹ “重點實驗室”，引自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網頁 https://www.fdc.gov.mo/zh_tw/state_key_lab.html。

³² “教育部機器翻譯暨人工智能中心理工揭幕”，《正報》，2019 年 12 月 27 日。

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以及“支持澳門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發揮澳門旅遊教育培訓和旅遊發展經驗優勢，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還是粵港澳“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等發展定位，均使澳門高校對教育空間需求不斷增加。雖然 2009 年 6 月 27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批准澳門大學在中國廣東省橫琴島建設 1.0926 平方千米的新校區，³³ 原澳門大學氹仔校區留作高等教育用途，並分配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旅遊學院等多所院校及機構使用，³⁴ 解決了部份高校教育空間不足的問題，但對整體而言，教育空間失衡依然嚴峻，致使發展受限。

另一方面，澳門現代高等教育雖實現了規模上的跨越式擴張，以及結構上的完善與規範，但仍存在教育質與量失衡。在學術科研方面，雖然國家科技部先後批准澳門高等院校成立了 4 所國家重點實驗室，但澳門 10 所高等院校中，只有澳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澳門聖若瑟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及澳門旅遊學院，共 6 所高等院校可授予博士及碩士學位，可見，學術科研力量只偏重於個別高校，仍有待提升；另一方面，雖然近年澳門高等院校在國際排名不斷提升，但據英國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直至 2019 年澳門大學才進入世界 500 強行列（2019 年位居全球第 433 位），2022 年位居第 322 位，³⁵ 此外，大部份院校的優勢學科較少、學科排名不高，與粵港澳大灣區及其他國家的院校差距較大。

與此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澳門高校融資渠道有限、經費高度依賴政府等原因，澳門院校間發展失衡也頗為明顯，即使同為公立院校，其資源配置、辦學規模和發展也呈現差異較大、不平衡以及形成了一校獨大的格局。我們可以通過一組數據指標來比較，2017/2018 學年澳門大學獲得政府撥款為 16 億澳門元，而同為公立教學研究型大學的澳門理工學院僅有 6.6 億澳門元。不難發現，這是由於目前的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所引致的，按照 2018

³³ 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對橫琴島澳大新校區實施管轄，引自 http://www.gov.cn/jrzq/2009-06/27/content_1351856.htm。

³⁴ 關於澳門城市大學租借澳大舊址的說明，引自 <https://www.gov.mo/zh-hant/news/153107/>。

³⁵ 粵港澳大灣區 14 所高校上榜 QS 世界大學排名，引自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ygadwq/gfxy/content/post_3321745.html。

年實施的《高等教育制度》第 34 條規定，“各公立高等院校負責編製及提出本院校的年度及跨年度的財政預算建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應根據公立高等院校的年度預算草案分析、中期發展計劃及以往各財政年度活動的總結及報告，向院校給予撥款。”可見，各公立學校被視為特區政府的行政單位，其財政預算不受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規管，缺乏統一的成本控制標準，無法體現效益與公平。

相對公立院校而言，特區政府對於私立院校的經費投入也沒有明確的準則，根據《高等教育制度》第 32 條及第 33 規定，“對高等教育的資助包括對私立高等院校的財政援助；在可動用的預算資金範圍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確保設立高等教育資助機制，當中包括高等教育基金”。而高等教育基金的職責包括“支援高等院校的活動；就高等院校興建院校設施和購買設備方面提供資助；資助學術研究計劃；獎勵或援助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學或學術研究的人員；向高等教育學生發放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以及其他財政援助；援助代表高等教育學生的社團或其他相關組織所舉辦的活動；資助旨在完善和優化高等教育素質的項目；資助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推行和運作；支持舉辦有助促進高等教育發展的活動。”³⁶ 可見，上述規定只列出了資助領域，並沒評審標準，形成私校間經費差距出現兩極化的情況。例如鏡湖護理學院基本獲得政府支持大部份辦學經費，屬於“公費私辦”的模式；澳門科技大學透過澳門基金會獲得軟、硬件建設上的資助，同時本地學生可獲特區政府的學費補貼，澳門城市大學比照科大模式，也獲得本地學生的學費補助；至於聖若瑟大學、澳門管理學院及中西創新學院，除了一些科研項目可獲資助外，便沒有獲得政府經常性的經費投入，其辦學必須自籌經費。倘若按照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校長約翰斯通提出的教育成本分擔理論，私立大學同樣為澳門培育人才，其教育成本理應由政府、學生（學生及家長）、社會三方共同分擔，才能體現高等教育的準公共性特質。可是，由於特區政府沒有明確的私立高校經費投入政策，導致不同私校各有不同的經費撥款模式，不利教育成本的分擔，³⁷ 長此下去，也會導致澳門公立與私立院校間發展失衡更為明顯與嚴重。

³⁶ 參見第 16/2018 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基金》第 4 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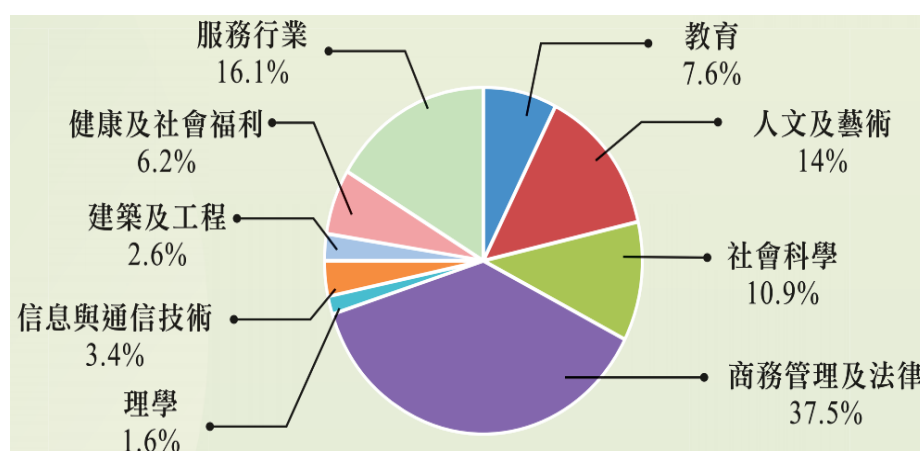
³⁷ 陳志峰：“澳門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改革芻議”，《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總第 55 期，澳門理工學院，第 156 頁。

（二）課程結構單一

澳門屬典型的微型社會，“重商主義”盛行。從多年來的產業結構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在整體經濟的比重高於其他行業且近年佔據澳門 GDP 達一半以上。2017 年博彩業的比重為 48.9%，續後在 2018 年及 2019 年的比重分別上升 1.8 個百分點至 50.7%，及 0.3 個百分點至 51.0%，2020 年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博彩毛收入才大幅下滑 79.2%，令 2020 年博彩業的比重下降至 21.3%。不可否認，這使高等教育課程開設以市場化為導向為主，課程結構單一明顯。

從各澳門高校開設的課程來看，與旅遊博彩及管理相關之商科課程在各高等院校普遍開設且比例非常高，理工科課程則較少開設且處於弱勢地位。以高等教育各主修科目畢業生人數比例為例，2020/2021 學年高等教育各主修科目畢業生人數為 8,152 人，其中，畢業生人數最多的前兩名是商務管理及法律和服務行業兩大類別，分別佔總人數的 37.5% 和 16.1%，已超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與理工科相關的畢業生人數最低，建築工程、信息與通信技術及理學三大類別的畢業生人數佔比分別為 2.6%、3.4% 和 1.6%，加總不到總人數的 10%（見圖 3）。從長遠來看，澳門高等教育課程結構單一，必然會影響高等教育整體學科的均衡發展、品質的提升，同時，也大大限制與阻礙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圖 3 2020/2021 高等教育各主修科目畢業生人數比例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1：第三章 高等教育學生和畢業生的主修科目》。

（三）國際化發展呈內向型

就高等教育國際化而言，它也是一個雙向並重的發展過程。它不僅要求大學要立足本國，積極面向世界，敞開國門，吸收、引進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同時，也要積極地走出國門，將本民族的精華傳播到世界。“引進”與“輸出”是高等教育國際化兩個並行的發展方向，那種只重“引進”輕“輸出”或只重“輸出”輕“引進”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稱作徹底的、完全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國際化。³⁸ 在“雙向度”這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理論框架之下，根據知識輸送方式的不同，可以將目前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分為三種類型：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³⁹ 外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⁴⁰ 和綜合型高等教育國際化。⁴¹

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四十餘年間，形成了獨特的國際化發展模式。自回歸以來，澳門不斷拓展對外交流與合作，亦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際組織保持聯繫，並於 2012 年成功加入了國際高等教育質量保證機構網絡（INQAAHE）及亞太地區教育質量保障組織（APQN），及於 2015 年加入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CHEA）轄下的國際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組織（CIQG）。這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但通過研究發現，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偏向於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以 2019/2020 學年澳門高校國際師生為例，在佔教學人員總人數 36.57% 的外聘教學人員人數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教學人員佔 58.74%，而來自歐洲的教學人員只佔 6.84%；而佔澳門高校學生總數達 55.77% 的外地生中，來自內地的學生高達 93.87%，僅有 2.06% 的學生來自亞洲以外地區。⁴² 此外，澳門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還有以下特點。一是注重學習、吸收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優秀文化成果；二是積極引進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課程內容；三是到外地就讀的本地學生數不斷增長；四是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生源主要以內地生為主；

³⁸ 畢曉玉、張曉明：“內向型與外向型：中美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分析”，《現代大學教育》2006 年第 1 期，第 85 頁。

³⁹ 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是指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注重吸收世界上的優秀文化成果並與之融合，力求通過內部革新去適應外部變化。

⁴⁰ 外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是指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在發展中注重把本國的價值和文化向外推廣（包括強制性和非強制性），讓他國認同和接受，從而影響和改變世界。

⁴¹ 綜合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是指在發展過程中既注重輸出也注重引進，在引進的同時重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融合，以促進本國教育的發展，這是一種理想性的國際化發展模式。

⁴² 引自澳門《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9》。

五是高等教育師資國際化水平有待提高；六是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課程設置具有市場導向的特點；七是澳門高等教育科研國際化發展不平衡：重理輕文；八是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注重與葡語系國家開展教育合作。⁴³ 可以預見，長期的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將嚴重阻礙澳門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四）面臨生源危機

一直以來，人口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與高等教育的發展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從本地與外地生源數據資料可見，澳門高等教育面臨生源危機。

對於屬微型社會的澳門來說，以下因素將直接影響澳門本地生源。一是澳門出生率下降，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21 年澳門新生嬰兒共 5,026 名，年減 519 名，出生率僅 7.4‰，是自 2005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二是自賭權開放以來，不少中學生選擇輟學就業，2018/2019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選擇就業與待業的人數共 287 人，佔畢業生總人數的 6.2%；⁴⁴ 三是中學畢業生人數正處於下降周期，根據 2019/2020 學年中、小、幼學生統計資料及近年升留級和畢業情況作出推斷，未來 10 年澳門高中畢業生人數將維持在 3,900 至 5,000 人左右，而近幾年人數仍為下降趨勢，至 2024 年左右才開始徐徐回升；四是中學畢業生選擇到外地升學，2018/2019 學年畢業生總人數為 4,090 人，但留澳升學的只有 1,965 人，到外地升學的有 2,125 人，超過畢業生總人數的一半，高達 52%。⁴⁵ 可見，澳門出生率下降、中學生選擇輟學就業、中學畢業生人數正處於下降周期及中學畢業生選擇到外地升學等因素，是構成本地生源危機的主因。

由於本地生源流失率較大，為使澳門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與實現規模效益，擴招外地學生無疑是可行策略。雖然自 2001 年起澳門部份高校可招收內地生，外地生人數亦有所上升，但現時仍實行限制外地生招生比例、提高招生標準、嚴格控制內地生收生數目等招生政策；與此同時，還未取得內地招生資

⁴³ 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19 年，第 363-375 頁。

⁴⁴ 《2018/2019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9 年，第 1 頁。

⁴⁵ 《2018/2019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9 年，第 3 頁。

格的四所高校（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管理學院、澳門中西創新學院、聖若瑟大學）在 2016/2017 學年的招生人數總和不到 1500 人，伴隨着澳門嚴重的少子化現象，這些學校的生源危機將會愈發加重。⁴⁶ 可見，招生政策是導致外地生源危機的主因。

六、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策略

不可否認，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四十餘年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並具有體系、制度、區位、文化、學研等優勢，但受產業結構、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等因素制約，使其存在高等教育發展失衡、課程結構單一、國際化發展呈內向型、面臨生源危機等障礙。下文，將結合實際情況，在《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背景下，從政產學研方面提出一系列可行的策略，以進一步推動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一）完善機制建設

完善機制建設是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雖然澳門高等教育具有體系優勢，但由於缺乏完善的機制建設，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仍面臨諸多制約，使其發展存在多方面的失衡狀態。因此，必須通過適時檢視並優化高等教育法律法規、保障高教資源投入、協助高等院校完善內部管治、提升教研人員專業水平、充分運用與院校建立的溝通協調機制等措施，完善機制建設，以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整體素質。

首先，我們可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解決教育空間失衡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 2035 年，大灣區要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水準的高校，湧現出若干具有強烈前瞻性、創新性和國際眼光的戰略科學家群體，產出一批對世界科技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有重要影響的原創性科學成果，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合作發展和創新發展的先進典範。《廣東省教育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構建教育對外開放合作新格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

⁴⁶ 張萌、方曉田：“行穩致遠：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 年第 3 期，河北師範大學，第 12 頁。

到 2025 年新建三至五所粵港澳合作辦學機構，新設三至五所不具法人性質合作辦學機構和聯合研究院，廣東將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服務業合作區建設，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構建廣東教育對外開放合作新格局。上述政策，無疑為解決教育空間失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自 2021 年 3 月以來，已有超過 5 所新建高校迎來建設新動態。另有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已與廣東有關地市簽署合作辦學框架協議或合作備忘錄。據不完全統計，近兩年來，大灣區內地 9 市有 20 所新高校籌建或開始動工，其中有 8 所是與港澳高校合作辦學。⁴⁷ 未來，特區政府應加快統籌規劃，利用制度優勢與區位優勢，鼓勵和支持更多澳門高校在灣區城市合作或獨立辦學，持續擴大澳門高校的辦學空間與規模。

其次，應支持高等院校持續提升教學及科研水平，如通過促進各院校間的合作與優勢互補，錯位發展；⁴⁸ 推動澳門各院校打造重點及優勢學科，尤其是葡語、旅遊管理、中醫藥及微電子等領域，同時配合國家及澳門發展需要，培育不同學歷層次的人才；推動非本地高教課程與本地高教課程的合作互補，結合外地與澳門院校學科的優勢，藉此解決教育質與量失衡的問題。此外，鼓勵並支持院校進一步推進評鑑工作，並有更多課程在學術評鑑基礎上取得國際或區域性的專業認證，以提升院校及其課程的認受性。

在保障高教資源投入方面，有學者指出，無論是英國、中國香港“以院校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撥款機制，還是美國強調競爭的機制，或者中國內地和中國台灣地區以政府為主導的機制，都須“科學計算撥款，引入績效元素”，“政府對高教的撥款不能只是簡單地為高等院校提供所需的經費，經費的提供必須是具有策略性的，對提升國家/地區的高等教育品質有所幫助；撥款也必須經過客觀科學的計算，對公共利益有所保障。”⁴⁹ 因此，特區政府應儘快建立一套有效的高等教育財政制度，如為公私院校分別制訂“常費公式撥款+競爭性項目撥款”與“本地生學費補助+競爭性項目撥款”，⁵⁰ 通過複合型的撥款機制，

⁴⁷ “粵港澳大灣區發力打造教育高地”，《人民日報海外版》，2021 年 8 月 20 日。

⁴⁸ 如澳門大學發展為國際公認的卓越大學、澳門科技大學以工科為優勢，發展為亞洲知名大學、澳門理工大學發展成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精煉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為國際競爭力的都會大學。

⁴⁹ 謝安邦、張詠藍：“高等教育公共撥款機制淺析”，《澳門高等教育雜誌》2013 年第 2 期，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第 6-11 頁。

⁵⁰ 陳志峰：“澳門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改革芻議”，《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總第 55 期，第 159 頁。

一方面保障院校基本運作，另一方面透過績效獲得額外的撥款，激活院校的辦學動力；同時，探索多元化的澳門高校融資渠道，通過提高科研成果轉化能力，特別是與澳門產業方向一致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增加院校的收入渠道，提升高校產業化效能，以及長遠促進政策、產業、教學、科研各系統之間的有機配合，使之形成規模效應，實現社會及經濟雙重效益。

（二）促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

澳門長期過度單一的經濟結構是影響澳門可持續發展與高等教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的一大障礙，因此，豐富澳門經濟結構已成為澳門當前發展的主要任務。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2021年12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上述兩文件均指出，“澳門將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為抓手，在鞏固和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結合澳門實際情況，積極培育發展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重點產業，推動產業升級轉型，增強澳門經濟的發展動能和綜合實力，鞏固提升特區競爭優勢，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對此，可以此作為促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並通過以下措施促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一是大力發展相關之中醫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等專業課程，以配合社會發展所需；二是促進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以及職業技術教育的協同與協調發展，鼓勵院校與業界合作，推動院校因應澳門社會的實際需要，開辦相關職業導向型課程，進一步支持澳門高等教育邁向多元化發展，共同構建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三是積極開設各種國際課程與通識課程，使形式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應用科學等均衡發展，從而促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

（三）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質量

數據表明，澳門屬內向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模式，未來，有必要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質量，使之“引進”與“輸出”並行發展，實現綜合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最終目標。

可利用學研優勢，通過錯位發展與發揮學科比較優勢，⁵¹ 促進與外地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增強澳門高等教育優勢學科的影響力，以配合特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定位，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凸顯澳門高等教育“發揮優勢、完善自身、立足區域、面向世界”的多重使命，為澳門、大灣區、國家及其他地區貢獻力量。一方面，澳門的中醫藥研究、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國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是澳門高等教育的特色，也是其他地方高等教育所缺乏的，今後應進一步強化該方面的科研與教學能力，推進有關領域形成錯位發展的格局，以增強澳門高等教育優勢學科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因應部份院校開辦的多個旅遊範疇課程，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TO）TedQual 優質教育素質認證，這反映了澳門高等院校在旅遊管理相關課程具學科優勢，可鞏固和強化澳門在中葡雙語和旅遊方面的教育體系，將澳門發展成為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和旅遊教育培訓的基地，培養相關專業人才，以及為其他地區人員提供培訓，以提升國際影響力。

此外，須提高師資國際化水平，通過與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合辦高等教育人員研修課程，資助教研人員到外地高等院校進行短期教學或科研活動；組織院校負責管理及行政事務人員、以及青年教研人員前往外地進行培訓和考察，加強其對國際發展的了解，促進其領導、管理及創新能力的發展；優化外地教研人員及訪問學者在澳工作及生活的條件，包括與相關政府部門協調及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研究建設學者宿舍或推出相關的租賃津貼等措施。以推動澳門與內地及不同國家或地區院校之間的人才交流和流動。

（四）擴大招生來源與結構

現時，為應對生源危機，不論歐、美等傳統高等教育輸出國家，或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等亞洲新興高等教育輸出國家，均積極提出擴大招生來源與結構。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四十多年來，雖實現了規模上的跨越式擴張，但由於澳門屬微型社會，為實現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仍需擴大招生來源，並改善其結構。

⁵¹ 比較優勢，指生產某種物品的機會成本較其他國家低。比較優勢理論源於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即一個國家倘若專門生產自己相對優勢較大的產品，並通過國際貿易換取自己不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就能獲得利益。

對於擴大招生來源與結構，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全方位完善社會福利和友善措施，如優化房屋、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民生事項，以減輕居民生育壓力，提升澳門出生率；二是在學校開設不同階段的職業生涯發展課程或講座，使青年人能謹慎謀劃人生，從而提高升學率；三是鼓勵及支持高等院校發揮自身的特色和優勢，配合社會發展需要開辦新領域的理工及資訊科技課程，同時，出台相關鼓勵政策，完善高等教育學生資助體系及福利制度，透過發放津貼、獎助貸學金及其他扶助措施等，支持學生就學和進修，並適時調整資助方向，以吸引人們修讀新開設之課程，鼓勵澳門居民留澳升學；四是建設學習型社會，持續提升澳門人口中具高等教育學歷的比率，以及創設條件為具本專科學歷人士提供再進修機會，逐步加大研究生的培養力度，補充更高學歷及研究型人才，以促進各階層人士向上流動，提升澳門的整體競爭力；五是利用文化優勢，優化生源結構，合理規劃各院校本、外地生比例，在保障澳門居民入學機會的前提下，吸引更多優秀的外地學生來澳升學，尤其利用葡語優勢，擴招葡語系國家、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學生，以擴大外地生規模，促進現代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

七、結語

誠言，作為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藍圖的《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為澳門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作出規劃，並保障長期的穩步發展。本文立足於此，通過回顧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總結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現況，從多方面分析其優勢與發展的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提出完善機制建設、促進課程結構多元化發展、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質量、擴大招生來源與結構的策略，以進一步推動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